

深山里，有九节狸

(报告文学)

陈欣明

深山里有九节狸。这生灵大一点的呈褐色，小一点的呈麻色，尾巴有九节花纹，因而得名“九节狸”。这九节狸大的有四尺多长，小的有二尺多长，有趣的是身子和尾巴竟一般长短。九节狸爱吃各种水果，梨、杏、桃、柿子……狸肉细腻，味道鲜美，有“天上龙肉，地下狸肉”之美称。

秦巴之麓，汉水之滨，深山里隐藏着小小的旬阳县城。县城有一个雪茄烟厂，生产有几十种牌号的雪茄型卷烟、烤烟型香烟，其中“九节狸”牌卷烟格外引人注目，十分走俏。

从深山里走出的王兴臣和周本文，分别任烟厂的党委书记和厂长。初去时，这烟厂很不景气，工人们出了门，有人打问：“在什么单位工作？”答者吱吱唔唔，羞于说出口。小伙子谈对象，女方一听“烟厂”二字，做娘的忙不迭地说：“不嫁不嫁。”



旬阳雪茄烟厂党委书记王兴臣（右）和厂长周本文在研究工作。

是辣的好喝。老王老周瞅准农村市场，发展适合农民口味的雪茄型卷烟，一下子得到了农民的青睞。市场很快打开了，渐渐地，烟厂的产品打进全国八省三十三个地市，近百家市

场。继尔产品打进广州，堂而皇之地在全国旅游产品展销会上露面；打进北京，参加了北京国际烟草博览会……

烟厂盖起了高大的办公楼，宿舍楼，漂亮的俱乐部，还有幼儿园、澡堂、医疗室……大轿车每天专门接送上下班工人、上放学的小学生，惹得路人眼热地驻足望着这天蓝色的大轿车。城里的小伙子、大姑娘沸沸扬扬地拥着挤着进了烟厂做工，竟也给旬阳县城平添了一种时髦，在大街上，穿着顶漂亮的，当推烟厂的大姑娘小伙子了。小伙子去相亲，故意穿一件印有“旬阳雪茄烟厂”字样的工作服，骑着“嘉陵”把装着水果、麦乳精、点心、西凤酒、凤凰烟、高档衣料的大旅行包朝女方家的桌上放，坐在藤椅上，“啪”，燃着气体打火机，点着一支本厂生产的“九节狸”卷烟……

这旬阳得天独厚，烟苗种下去，楞长。光照、时数、积温指数、大气湿度、土壤酸碱度和养分，都有利于烟草生长。种烟的农民在烟地里育苗、移栽、大田管理。采摘时，常常见到或褐色或麻色的九节狸在烟地里的果树上嬉戏。夜幕降临，烟农要回家了，走到地头，有时竟和褐色的麻色的九节狸撞个满怀，烟农被撞得一个趔趄，几乎摔倒，定睛望去，那九节狸早钻进烟地。烟农只觉得被蹭了一身的烟油味，心里直纳闷：怎么九节狸身上也有了烟油味呢？终于悟出了道理：九节狸常在烟地里的果树上嬉戏，摘果子

肉是野的好吃，酒

巍巍长城起点处

于洪乔

万里长城这条巨龙，龙尾指向沙漠，龙首不是卧在关隘下，而是一头扎进渤海里，天下第一关只是耸立在它的脖颈之上，这就是著名的长城起点——龙头。

“长城万里跨龙头，纵目凭高更上楼。大风吹自云奔处，巨浪排空雪怒浮……”

龙头位于山海关城南八里，这里的长城是明代修的，并非秦时长城。据说当年蓟镇总兵、民族英雄戚继光为剿倭寇修筑这海岸长城，只因木材料不能久固，便令工匠们用许多铁锅固沙打基础，上面再砌砖石，所以经过四百多个春秋，今天登上这修复一新的城头，还可以看到浸泡在海水中的石城遗迹和堆积的花岗岩条石……城上，有戚继光

亲手写“天开海岳”四个苍劲大字的石碑和唐朝白袍小将薛礼征东时的遗物“薛礼碑”。

龙头地势高峻，海天开阔，龙头山宁海城上的澄海楼是明代所建，上悬明朝大学士孙承宗所书“雄襟万里”和乾隆帝所书“澄海楼”匾额。

清代康熙、乾隆等几代皇帝，每逢回奉天祭祖总要到这里来登楼观景、饮酒赋诗……

然而，正是清王朝的闭关锁国、保守落后，才导致外强中干。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的联合舰队以及从旅顺口而来的沙俄舰队，就是从这里登陆，侵入山海关的。

这些已成为历史陈迹，但如今站在宁海城头，望着巍巍西去的长城，使人更有一种痛定思痛之感，更激发我们的爱国之情！

它忠贞的魂魄却世代铭刻在人们心中。

去年七月，当我国著名微波学家黄宏嘉教授应邀前往美国康宁研究中心，在他刚刚走下这家研究中心的迎客专机时，便看到广场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。开始，他以为有中国重要领导人来此，然而主人却告诉他：“科学家就是最重要的人物。”这国旗就是为欢迎黄教授升起的。

这件事使我忽然想起一个怪问题，在历史上谁值得称“万岁”？

西方的情况我没有考究过，但在我们中国，“万岁”，天子之尊称也，这在我们民族，无人不知，而且任何人马虎不得，否则就有可能预后不良。据《后汉书·韩棱传》载，当时“功盖何赫赫”的大将军窦宪曾被人呼了一次“万岁”，韩棱立即“正色止之曰：礼无人臣称万岁制。”幸亏这位韩某没有同皇帝老子打小报告，不然，窦宪的脑袋瓜不搬家才怪哩！

由于“万岁”之称为皇帝专有，因此，秦汉以降，凡和皇帝老子相关联的事物也多有“万岁”之名。如皇帝生日称万寿节，皇帝的行宫称万寿宫，皇帝迎过的山，也称万岁山。安徽休宁县的万安山，据说宋太祖曾在那里避过难，就改

谁值得“万岁”

若白

名“万岁山”山上还立了“万岁山碑”；清乾隆皇帝在颐和园为皇太后做了一次花甲之寿，便把瓮山改名为万寿山，沿袭至今。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牌位，在万寿宫内光华灿烂，在臣民的心目中至崇至高，代代相因，直成“传统”。这一传统甚至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

仍然未衰，尤其是“文革”十年之中，全民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之声，盈于九州四海，其壮观现实为“史无前例”的。

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。即称百年，也是宏愿，遑论万岁！从始皇帝以下，两千多年中，坐过龙位的数以百计，但真正长寿者也没几个，有人计算，平均年龄不足四十。“生不能万岁，死亦当留名。”这也许是我们的传统，但请问：除了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极少的几个外，令人能记得的有几人？

于是我想，皇帝老子可以配称“万岁”，那么，科学家、企业家、艺术家以及为人类生存、发展作出过伟大贡献的人们，为何不值得“万岁”呢？！

中南海，它在人们眼中是一块“神秘之地”。去年在北京开会时，一个偶然的机会去那里一次，所感甚深。

戒备森严的门卫

一位在中央首长身边工作多年的李秘书约我去那里谈工作，我就带足了所有能证明我身份的证件前往。谁料在门口就被警卫堵住了，先问干什么，我还生怕人家不信任，又补充一句说：“是李秘书让来的。”警卫没有被这些肺腑之言所感动，讨过身份证，一边看一边对我审视，直到他们认定一切无误，才拿起无线话筒与李秘书联系。不一会，李秘书出来了，虽然是笑脸相迎，握手言欢，警卫仍领我去接待室办理完入门登记手续后，才算开了“绿灯”。门卫们原则坚持得一丝不苟，态度始终很好，我想万一来一个火气大的人，也必定吵不起来。进门后我如释重负，正想松一口气，突然，在拐弯处猛地又站出两名卫兵来，他们先对我行一个军礼，接着又要证件，直到确信无疑时才又一次放行。这一路共遇见三层岗哨，弄得我半口气都没松出来。着实麻烦。麻烦归麻烦，可我完全理解。

极简单的办公室

谈完工作后，李秘书说：“你难得来这里一回，看看首长的办公室吧。”

接着领我来到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室。真是出乎我的意料，办公室简陋得叫人不敢相信，窗边放一张大办公桌，桌上是一部电话，一本很普通的台历，一只装了许多铅笔的笔筒，铅笔都是削好了的，桌上片纸不见，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特急件，绝密件堆积如山的那种场面。一把陈旧的皮面木椅子，可以万向转动，也是极普通。背后是一个书柜，放了些古今中外读物，书架旁边是报架，整整齐齐地夹着各大报纸和海外汉文报纸。办公桌的斜对面是一部二十英寸的彩电，靠墙边放了几个沙发，据说是接待客人用的。确实点说，连我们当时开会住的那个招待所都不如。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晚辈们学习和深思。

对面走来了李先念

我们正准备出中南海西大门，猛抬头看见李先念同志和一位工作人员迎面走了过来，他们边走边谈论着什么。我心里有些慌，对李秘书说：“躲一下吧”，李秘书说：“不用”，说着已经和李先念同志面面对面了，李先念同志朝我们微笑着点了一下头，我看见李先念同志满面红光，精神焕发，直挺的腰板、稳健的步伐，根本不象是七十多岁的老人，倒很象一位身经百战，训练有素的军人。直到他们走过去后，我的心情才算慢慢平静了下来。静下来一想，真是时代变了，制度不同了，今天这样遇见国家领导人，真是有幸。



刊头设计 王洪斌
本版编辑 杨乾坤

吃，耳濡目染，哪能没有烟油味呢？

工人们说九节狸冬日在洞穴里积蓄力量，春日、夏日舒展筋骨，到秋日一只只肥肥胖胖，丰满得很——大家齐说九节狸甘于寂寞，也能迸发力量。于是拼命干活，制丝、卷制，包装车间的生产进度直线上升。工人们还发现九节狸很漂亮——大家齐说九节狸颇会修饰，象山里的女子、小伙子，很有美感。于是动脑筋，把烟盒装得漂漂亮亮，一只九节狸攀援在一棵柿树上，憨态可掬，尤其那褐白相间的九节狸环式的尾巴，美极了……

一个猎人在深山里的一块草坪目睹了一个这样的场面：一只狼龇着牙，对着一群大大小小的九节狸。草坪上没有树，没有洞穴，九节狸无路可走。面对这只狼，大的九节狸围成一圈，保护着小的。双方对峙了一天一夜。猎人朝空中放了一枪，吓跑了狼，九节狸一只又一只地从他的眼皮下走过，缓缓地，通人性似地看他一眼……

听完这个传说，老王老周会心地相视一笑。

于是，老王老周常常想起深山里的九节狸。这山里的生灵会给烟厂里的人们带来一些什么呢？一缕清香，无限启迪……



童趣

席元振